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吾齋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麟

謄錄監生臣吳殿英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三

元　劉將孫　撰

序六

送劉桂翁序

吾鄉詞賦見稱東南自壬子來貢第相望號一時名進士聚族授館者闔郡僅數大宗南嶺劉氏其一也噫嘻五十年矣吾猶及雲祥雲瑞二丈人譚賦槩主體製斤斤科條金玉不紊數年前校鄉校試藝見劉桂翁為賦

奇俊變化不可注視每進每異塵埃糠粃猶足以盖餘子問孰何子何其聳特至此則或告曰二雲家也豈惟降我輩下風將一門羣從亦避之矣惜也無場屋廣武以紓其長雄廼使錦衣楚製墮在泥塗亦政爾可憐傷耳今年棄館去遊洪都就試別且歎曰日月逝矣不能鬱鬱以久居此也嗟乎使在二十年前蜚英騰茂世科異等何必不如前聞人之才之美亦何能局促以老今之行也固已晚矣抑吾夫子嘗贈仲由以言曰不彊不

達夫仲由非弱者夫子之語以彊也非勇之謂也士不能不屈折於世以求一日之達其間參差俛仰可使人銷沮者政自不少若以草茅慷慨之氣行之徒有悵然去之而已其亦不可以不之忍也强者强其志非强其氣也即君之茲行小試於當路而又公道方明知己滿前足以奮於久蟄然對掾史不得不頭搶地顧同進治筆墨亦寧無王仲舒靣視同列自悲意雖然不為此復奈何哉所志有小大所屈有淺深豈獨科舉以來為然

方歷聘之世已有不得不爾者矣夫達非易能也升而高也如鳶之傅于天潛而深也如魚之游于淵水火猶將入之金石猶將貫之非强何以哉蘇老泉慨然追念少年舉茂才時待試東華門外裹飯攜餅屈膝就席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晚年特起得一官復狀其迎候張益州雪後唇黑面裂道逢貴人車騎驚愕下馬立道周之狀自傷至此以為廉潔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然則當如何而可耶士之不自達

也往往氣岸高而責備廣桂翁意象和粹吾知其必達然望於君者不止於目前故特稱夫子之言贈焉

送吴文彬序

以科舉取士入唐最盛然唐進士良不易科場或鬧或不開每不過數十甚或不滿十貢士投卷温卷望公卿一言為知己遇合論薦以至伏光範不憚其間名諱轉觸展轉拘忌不可勝道非如後來糊名較藝三歳兩科動千計士俛起草野倘其有命弱冠徒步無不驟致青

雲之上即不幸潦倒第名薦書猶得賜袍笏故其敝濫吹假手僥倖冒竊泯泯不足稱數復在此雖欲不廢亦不可復繼也後有作者宜一反於此矣其必以三代鄉舉里選為經以唐法贄薦試考為緯庶幾文字之外以耳目得人物兩年來江西之有職於校官者無不以試選宿士俊才項背相望起山谷古意令法日以粹密推之復科縣此其本矣永新吳文彬慤乎其為士者文采深厚資館授以給一日有天上故人問名氏乃其從昆

弟有列於朝為令祕書丞張義山旣公舉之復私介之以至當路文彬亦慨然而起念世家廬山將取道就試其間問譜牒快游覽訪親舊吳氏大族出唐良史五代以游宦居永新科第相望有與二蘇同試館職者以文彬之今日安得遂鬱鬱以久此也行且謀焉曰吾惟貧不自理懇不能待若何予告之曰昌黎嘗愛呂蠹山人之才又喜其始自山出有材茂之美意不同進士明經及鄉大夫之世習孰時俗工語言識形勢獨戒其少安

無躁以聽其所為令以子之能試於至公之下毋慮其不獲居而或有為之先行而非無因而前毋患其不合然顧吾子之安之也試者吾之所可能不得不力以求知不得不竭以自異其處我者必有所當皇皇然而進或者以為競也暨暨然而語不知者以為有所挾也昌黎舉人於陸祠部也受舉者未必知也陸之聽與否昌黎亦不與知也舉者盛心聽者公道而非所識窮乏之為德也吾以文彬有始自山出之操故以是望之其使

舉文彬者獲能知人之名而文彬之遇也則文彬之才有司之公也其自是游於四方持此道以往且無不名實光昭而進退餘裕矣何但西江𨶒𨶒而已哉

送劉復村序

往乙丑丙寅間余侍親客西府堂西榮其東榮則廬山公外甥小村劉宰先在焉小村踈髯下豐眉目常有笑意談論傾倒廬山公無已出之子弟兄鮮少中外親賢惟小村君一人小村内承顏色外接賓從其間調笑幾

徼力勞而功倍以此不得從事於宦遊徒藉幕薄養歲月先君須溪先生嘗絶歎其才而惜其不試於用乃亦如我等老於筆墨丈字間也其時余年始八九垂髫左右睹記歷歷復村年相若弟兄參差以長書暇相覓嬉戲夜輒隨諸公行天街坐卜肆歸已迫朝焉動以為常豈識離別感慨為何等事哉暨已已再讀書䝉文館中於世事益習則小村方從辟書邊淮上徒書問往復自是江東西隔越政俛首事舉子業時蕭如壎先生從芝

山館歸出片紙曰劉小村文伯純李明通寄聲問小須何如一笑小須者當日戲相命語也乙亥廬山公兄弟鄱陽小村與焉彭衙駱谷脇斷天末又六年用周始相聞先君走廬山葬文忠公用周公子也迺不三年用周亦已矣回首百年一代師友零落未有若此其甚者也歲庚寅而行省移治廬陵有同姓來訪稱自廬山問其名居則小村之子復村也執手泫然何以至此乃有職於奉新之學官恍忽談舊事如夢先君爲題其詩相與

細論今古而官事有程惘惘而别丙申夏予自閩歸聞吉水新州得學正為吾復村欣然吾二人之復合也秋晚而復村來來未數月而先君棄世予皇皇幽憂自無神情與故舊周旋而復村亦低徊欲去之不可朝夕蕭條惡况每相對黯然各不一語徑去追念三十年間今昔之故手循餘髪人事何長一日來城撫手笑曰人生再見良難以予與君合於此若數者而差池多憾其來日重逢不更密耶未可知也以君之材為古心先生之

外孫已試於奉新表表如此再治於吉水吉文士最多不易理屹然三載以完錦去由是而四方萬里青雲氾濫何故寓之足懷而余獨區區感念平生遊從之槩撫塵迹之已遠論舊事而無人天高地迥長庚落月不自知其心之悲而辭之苦也因託之商聲而為之歌歌曰

廬山之高兮浮沉春濤我夢五老人兮覺而呼嘷重游西湖兮翹材既而餘蒿徒遠想兮心勞廬山之清兮夫人美子一棹空明兮落月千里相見何年兮既三載已

若此悔何云兮遠矣廬山之遠兮不遠者心幾易世三十年兮白頭猶新固何所無芳草兮毋金玉爾音尚後今兮如今歌罷悄然白雲流空揮涙而别

送郭適安學正序

廬陵適安郭君以前貢士鄉曲之英滿路學正資歷之考憲部明揚備言老成文學之實鄉老誦歎共惜歲月今昔之淹以其才遇知已雖為洛陽賈新豐馬已晚然公孫弘七十徒步致平津田千秋一言感悟蔡義蕭望

之明經皆遲暮驟至卿相君年視同進為屈視公孫尚少為田蔡蕭未慭也顧一命分教尚須問銓候選守格法限資次雖古人復出亦安能不黽勉出此是固公論之所以為君惜者不但惜其遇合之晚也雖然吾於二三年間有感於三人者為君誦之西京舉孝廉舉賢良歷數世百年幾詔幾策而後仲舒出焉計仲舒亦中年矣豈前是皆無知其人者哉唐科最盛以昌黎之才試藝不合而三謁光範極其所以求合復脅之而不可捨

之而不可歷落孤𡨚極矣而吕黎卒由科目進書復何
益哉東坡少年自眉山至益州遇張安道試開封選南
省一時名動當世獨以自蜀來諸書耳後之知韓蘇者
諸書揭揭適試之選者未嘗稱也嗟夫仲舒之徐起者
以命韓蘇之特奮者以才其對策科舉特借徑而已天
於人物未嘗不惓惓也乃其變化成就也有時遇合發
越也有道天且有所不能與也况於人哉今盛時急士
如渴恨宿士羞自衒而後進多捷出故没没無所短長

至此若適安者豈非在門之潛夫晚見之嚴徐哉余亦於斯行而卜之也

送趙玉相序

往歲癸酉共傳宗學内舍生趙玉相舍選第一易義雖他經能賦無不誦詠其破四語前輩喈喈口賛筆録不絶縣是教授鄂渚當其時稱其文復歎其年不可及後此吏二十六七年計當徊翔館閣無不極其選即小却亦佐一郡丈夫當若此矣詎意崎嶇流落途窮異䝉為

世閱笑及今始正鄉校考滿詣選部當授一校官匍匐邯鄲故步也哉君素抱負闓爽每俛仰塵埃間遇故人相視無足回首酒酣烏烏破涕為笑知君者識君景景不知者知復何人吾先君須溪先生每凄然念之然昔貧貧不同尋常得代踰年尚不能詣洪都矧燕臺萬里外御大夫士能不交致其力將縣此而聚糧而治裝而湖而江泝河而上或又羨君之從此升矣予獨懷思今昔固喜君之將達而盛衰轉燭憂患日長君之及此命

也士之生世當雲雷經綸之交奮而起者何限而縣潛入沉一不自振者復安可勝道哉故名平侯也賣瓜於青門王績賢也躬耕於東皐彼其所遇豈無其時哉而不自偶至此今吾與君乃得長衣清談優游庠序以致其身於阨窮之餘此則上之仁也斯文之澤也其何以報哉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而不通於方者於用一無所宜以文藝取士歷世有年矣人間大富貴或庸人饜之而去顧獨周旋其衰遇也校短量長爭尺寸之先於崦

嵫之景適也當絶續之交遭休明之運而乃不能激昂以自異於流輩恥也夫事有因有革或不必其因而有加於昔時義固各有所當也而況君之深於易乎

送劉榮輔序

昔東坡官錢塘子由自陳留來相與泛西湖遊徑山唱酬連數十湖山景物一日落二公筆墨間千載如圖畫後來坡守彭城子由再來遊留非不久乃不見詠賞之樂不特位高負憂責無餘暇亦山水不復有錢塘勝麗

也東南山水稱錢塘金陵又兼六朝遺迹晉人品目殆過錢塘自唐以來名賢才子歎詠不可極通衢荒邱東西寸步往往皆可訪古而達官貴人揚鞭過之有所未暇顧也葢秦淮夜月寂寞久矣滎輔劉君自趙州來江南問候其兄行臺薄遊廬陵自玆而東下自北之故家文獻及南之博士諸生交贊迭詠成章授簡屬筆為叙以君之學之才當世之知己如過江二陸行且見一臺二妙矣余獨張金陵景物之勝誦坡頫錢塘之遊者贊

君之留意乎此也君行矣倚棹石頭之城對床長干之里臺清務簡伯壎仲篪談别後之家山說南來之賦詠登新亭謁定林藉草而微吟聯轡而晤賞他時遊宦復思當日之興而覩於此詩亦足以不負兹行也

送倪天全序

吾猶及諸老盛時每漏入戌夜雞未唱廣庭列炬如晝杌盈明燎大吏具衣冠出笏莪莪如士大夫高下以列賓廡分上中下無不籠絳紗垂簾幙拂拭坐席以湏過

客車馬馬未辨色就門下各入賓位遊士亦軒軒其間

至卜相藝術亦有候謁處掌客者潔筆墨請刺標名次

推擇先後治版牘謹書之置兩臂間奉之以升如大典

策主人傳謦呵擁小車徐出屏後稍治錢穀出入竟即

推案且視賓牘幾何人坐幾時得毋淹久贊者導謁者

以序升簷光燭影間顒顒卬卬一介賤微無不抗焉為

賓主問何方來何來僕馬舍館得無有不足者至江湖

丐書尺干薦賞未有不唯然答也洎送客聽訟已退食

罷未皇他務取實籍第其某某當餽當問卜某日奉盃酒接殷勤祁寒盛暑公劇忙事不敢憚廟朝大老衮斧尊貴節度數道不敢自暇逸先期治具下州小邑厨傳酸薄紅粉淒暗不自惜酒酣促膝道平生閱歷或以是為終身交遇識拔為知己出雲萍録請爵里世次出處交際本末歸以誇示鄉黨他日子孫四方相遇猶稱先契以消別下者為幣帛筐篚無素者亦分數楮劵為資最下奉一醉費納數書某寓公大家為前途計未有行百

里無一邑千里無兩州者所至上謁無不得見無不得所欲士何必致身名宦而後為快哉浮游湖海行不齎糧曳裾趿履有餘以及妻子江山名勝無不可樂猶有立談白璧一雙之歎猶有堂下一言不知子之恨摩劇搪激張為虛聲落落氣出公卿大夫上劫而下之且有所不滿嗟乎比道廢又二十年矣後生裹足不敢出邱里先輩車輪草莽生四角興言昔者何可得也每寤寐嘅嘆何地復歌驪駒別南浦送人四方作遊客乎西昌

倪生天全往嘗見之東湖望而知為俊士一旦携鉅幅來曰吾將遊南北所至交其豪俊當使相識者各記於此帙如雲萍子為我敘其端余盖俛仰欣悲感動於生之用恖抑余也亦僅知聞之疇曩而已當今王公大人皆魁磊傑特如黄河泰山高大深厚吾聞古稱四公子其賔客立拔卿相金千鎰車千乘客之客且結駟輕肥傾邑都固有朝宴人夕封君者行矣大梁之墟有如夷門生之遁跡焉冀之北上有望諸君之墓焉君振臂而風

雲合舉袂而名聲流安知史所稱遊士之過者不於君乎見之也吾言蓋不足羨

送郭于石序

郭君于石持先君子癸亥所贈郭德章序且述梅垣先生客遊始末過予而言曰先君癸亥之入沅也須溪先生序而送之癸酉之没於重慶也先生蓋屢問焉哀之閔之而孤也至今未能歸重慶之骨往兄若姪先塗往又道死近乃有自重慶來者能言洪崖寺之殯如初必於

一二年間遡沅入五溪道反其匱顧萬里跋涉上高下深言之猶難也非諸公閔念我我何能行子其為我發之蓋言未既涕泗下雖余聞之亦感慨而不能答也嗚呼士生世何必才哉使泯泯無聞亦必不能出州里庸衆人而生庸衆人而死亦庸衆人而葬可矣坐抱負惜不試展轉跋履穿篁竹攀青天以及重悼於不幸非才之為累不至此然三十年間不幸於世故而竟不歸者抑又何限有沙場戰地邂逅執俘而不得歸者少卿河

梁之泣别王孫道旁之困苦其爲溝中瘠而異鄉鬼者必不可得而知也有時命蹉跌塗窮力屈而不能歸者越石撫枕於中夜魯公透爪於暮年其魂魄憾而藏血碧者亦無所而不可知也有孤憤決絶囚羈長恨而不可歸者河流西去之歎南風飛灰之詞雖起巫咸招而司命聽亦卒付之於不可知者也若梅垣之沒也雖不及於兵興而旅殯之存也猶有待於世泰謂非寘寘者愛其平生而深望於此日耶不可也抑于石之言猶有

可悲者其言曰癸酉及今又三十年矣尚忍言哉嗚呼昔柳子厚之貶也吳武陵嘗慨然言於朝曰人生三十年一世今子厚之謫半世矣予嘗誦其語而悲彼遠謫猶生存也地上非地下也半世又非一世也孰非人子其誰無人心行道之人猶不忍也況於所識所厚所往來之同類者乎李贊皇死珠厓猶夢於故人曰公幸哀我使我得歸葬生者之欲歸其父猶逝者之欲託之子也彼謂魂氣無不之者殆出於無可奈何者也而非人

情之言也所謂於禮合乎者亦疑其辭於可不可之間而非以為禮之據也嗚呼予無所乎寓吾情故反復論著之斬以動聞者之感而已其毋亦顰蹙三歎如我而止也

送戴石玉序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此井田既廢之歎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交游不出邱里議論不接耳目而欲扳知己當世望天下士友我辟之逆行而求前況於裹飯無

及門之平生卧雪靡愛才之長吏而慼慼四顧如隅翩之不可展無高山鉅野可以登臨雪涕無新知忽合可以慷慨論心日復日歲復歲不知青春之去我而白髮之不赦予也自孔孟來士未有不游或以師友游或以賓容游或以學問游或以才藝游或以辭華游二千年才賢特達未有非以游而合也老泉自歎無成有二子不忍使其老於窮鄉故汲汲焉及盛年而推之四方置之通都京邑以發舒其才使二蘇待其修於眉山傳之京

師驛致而禮羅之何能震動超越如是哉安成戴石玉美才也相從於斯文有年每惜其不試其靜重不炫予嘗為之字說以警世之瞶瞶者詩文淩厲俊拔每見愈進予往屢推轂之而未遂於用亦石玉每有所不屑也今慨然有遠遊之意予蓋喜其不安於尋常且由此而有遇也故贈言以從臾之以予之期石玉於斯行也惜其晚也諸公之憐才者豈後於予哉使石玉不恨於出晚必有任是責者矣

送劉文州序

吾廬陵多劉氏皆世族有美名如文州之劉其先世又與楊文節公父子爲姻聯寶藏誠齋東山遺墨若諸父科第麾節相望文州以其才遊諸公間口之所講面之所命沛然縣河而奔流綮然倚馬而具草又未嘗不遊薛宣之東閣逢當時之推轂然三四年一再選坐視同升後進各持一紙若一卷告身去而文州不與愛其文而惜其命者無以寓其意則復爲之刻上監之院於格

復宜試廼慨然曰吾患無所於試耳萬里非所憚也其意氣浩乎無千帆側畔之歎而有一日看花之想雖無所不足以自致抑所遇亦小挫矣相遇東湖之上索贈言必長語予亦黯然喟然於所以相求者也嗟哉文州吾道之遇合自孔孟以來皇皇以遺我後之人凡二千年於此苟自吾孔氏其道必爾若夫起徒步至公卿朝白屋暮青雲或貲為郎或擇為吏屠酤而侯蹶張而相往往皆非吾黨士故橫翔直上若轍環若載贄道之行

廢決於命子之不遇歸之天葢我道宜爾也政使君蚤得其志特不過山巔水涯深衣清談以老歲月止安能使觀黄河泰華窺金馬玉堂為江東之機雲闕下之嚴徐哉故不遇者遇之資難進者進之道嘗見公孫弘屢舉賢良或輒報罷亦嘗奉命遠使非不見知者又以不稱指斥暮年西上乃驚喜其偉麗遇合冠一代司馬長卿固嘗為郎在陛戟間無能推之者他年從狗監聞名氏幸乃同時何今昔之懸絶耶固遇合之有待也於是

命之說信而天之道驗然則文州之是行也不亦昔之遲君扼君者有以發君之命而相君之天也耶嗟乎吾言長矣抑君命我既歎以寓吾感復頌以致吾情凡為士者所以浩然於天地之間而不恨於流落者徒以能自釋而已而其窮亦敢坐此雖然非文州余寧言哉

養吾齋集卷十四

元　劉將孫　撰

序七

送樊仲瑋序

元貞丙申冬客有賈廣文與匠監蒲坂樊君仲瑋來謁先君子須溪先生望其容肅然即之溫然聽其言藹然知爲豈弟詳密人也所寓隣並不聞有違官者如是幾五年余閒居無公府之跡凡見大人嘗不一識自待邊

識樊君已而憂居服釋雖相近無所為事未始往見之間過之於會同一揖如平生交雖不交一言意彌屬目聞有旗鼓載道者闖焉則樊君也路人喈曰樊提舉替矣諸為匠者歎曰樊公往矣我安適歸矣閭里間亦惜之曰善人去矣余於是益信樊君之賢也夫受嘉師為父母勞牧之託寄焉然或暴如狼或狠狠如羊或俘用之如奴或漫不省恤如塗人考工會計日程歲課供億有度小弛則不應額故前史稱將作少府有聲者多嚴刻致

治辦雖賢者任此不能免彼治天下都會浩穰猶若此也况以一出隷邑數千戶之衆工令要束專奉藩府而能使去思之至此是可書也已邦之人士又載之歌詠且治卷屬敘以傳南北是皆無所為而為之亦有以見樊君之能得此於人也是可敘也已嗚呼後之人其益求所以如樊君者

送黄徳安序

廬東黄先生文章名品在淳祐諸賢間為第一流人物

今雖家有全集祀列學官而其精神氣槩想像而不可見者亦有年於此矣而今曾孫德安以名家趾美沛然於斯文屢試屢擅其場受命於行中書省且有教人之責使問家世者知為廬東之傳望其丰度接其論議親其筆墨昔之想像而不可見者盡俯仰得之此其感慨動悟亦何待横經而講然後為教哉夫教不在於講也而今之教僅講足以自見而已講本非吾儒法也崇高而堂巍峩而坐回環而聽未知杏壇之下河汾之上當

曰為何如而二氏者有其似矣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予之所欲傳或彼之所未得授之而非其素惑之所蓄有不在此宿搆而成之過耳而棄之甚且退而舉其目而有不得於口也若是者無一而可也予固厭是而媿也久矣德安以家傳之舊無才學之富發講貫之硎屬目者於此焉傾耳者於此焉當必有以慰彼之望而洒予之媿也

送柴景實序

往歲庚辰先君子須溪先生留先溪時鄱陽柴堂長實來相與亹亹談古心東澗間師友間見序而送之後二十四年予承乏洪泮適祝靜得提學江西與柴景實偕間閒世族則堂長家也出前序相與歎别後事已而予去洪景實教導洪諸學繇才選資歷憲部考覈皆宜升遂受省命教諭彭澤因訪故人于廬陵值予繫舟江滸且入閫慨然曰願有以贈我回首再世再見三十年間俛仰今昔未知重逢之何地復何辭足以為景實贈也然予

昔聞堂長之皇皇四方也欲為精舍以講令景實坐得講處毋勞於建立虎帥而聽寧有所不足哉抑講學一也公言之者常具文私淑艾者必切實孰能以私淑艾之心為拓諸生立講下之敎則雖前輩猶或在其位而不獲遂其效也故滄洲鵞湖嶽麓東陽皆諸賢昔者學聚問辨之地後之建為書院每出州縣令亦具文而已矣何如斯而可謂之敎也今之學校寧為講者之備位雖入而學者特不得不至於此而豈有求益之心哉古

之論教者如是而逆如是而不入如是而失其時教之事多術如此令一餉之頃四坐之衆少長之不擇高下之不辨羣而進羣而退三年而去之其亦何能以有所益也雖然亦視其人何如耳景實以家學之所講視彭澤如在洪學時又視如在堂長問學時於其人有益與否未暇計而吾於傳家無愧焉耳矣景實固沛然於是者也余以故舊之誼懷堂長之素不欲為無益之云云覽者或有感焉不但為景實贈也

送饒士悦序

凡世之交未有不以利也利者豈必有所得失之謂哉雖斯文之雅事或乍見喜於新交或相遇至於久處評論之懽遊從之密淺利於求深短利於取長若不可一日闕者别時執手悵然離合未有不約他日之相求後會之不爽也然而踐焉者鮮矣適重逢者未有非偶然而得得來者未之聞也往乎留光澤一日以公至於杉關余友晴川周君敎新城相望隣也漫約晴川為我會

闕上晴川慨然為我求與其徒鐃士悅一二賢偕余適
又以公去不得俟相失交臂頃耳又二年科復士悅薦
江西予歸見晴川則誦士悅之為人孝友氣誼奉母篤
愛且約我必來也既受盱學正歸果訪晴川言蕭然留
憩無毫髮流俗意徑別去晴川歷歷言士悅奉事其母
之異於常人之為子者予歎曰古稱求忠臣於孝子之
門其取友之端也與人之一也處身之廉也行世之義
也孝之屬也夫既有其本矣予復何以贈君哉獨詠嗟

君之所行亦以厲夫薄俗之為利者也嗟乎叔夜之於呂安千里而命駕子猷之思安道中夜而扁舟非絕無而僅有亦何以為千載之美談哉士悅行矣其青原螺浦之外復有乘興如此君者乎毋亦使我後此以望於蒼茫遠想於寥廓徒懷士悅而已也

送聶以道序

余别以道九年一閱一廣欲相聞無繇也今春來歸聞以道椽憲幕名聲日起功名皆分内所宜有獨誦其政

稱其能歎其貧過於入嶺之舊此可為以道欣贊喜道之者也日以公事赴臺過驛不少滯僅寄聲故舊而去茲行亦匆匆一見慨然不敢自暇逸觸暑而南馳予雖故且別久亦悵然而無以留也用見以道於奉公畏謹也若此以茲心達於佐幕議其致令名課憲最也宜哉臨别曰何以贈我予流落變衰之餘何以為贈也抑以道吾師之子也其能無言哉昔在二先生講下相知為深心遠每讀書墮淚甚或悲歌涕下此其感何為哉誠

悲天命而哀人窮也吾先生正襟危論及世事之不平人情之不釋辭色振厲面赤氣張辯折不小屈豈為其身謀哉二先生之所為慷慨憤激者皆以道今日之所得行與得為也今官事類左牽右制使不得遂於志庶幾風憲可爾而風憲又惟分按也尤可為又恨日月之淺而往來之不贍也雖然以道所以稱者能行二先生之志故也予也區區州縣汩沒之久獨平生受教於父師者尚未改化故為以道言亦僅舉以道之已知已行

者以望之而已以道得不以予為淺乎哉

送劉卓翁序

東南廬山如西北太行特為人所喜稱山北為九江又古郡自東晉以來皆名賢隱處故其山水不待圖畫而矜麗今古自非可人不得攬而有也以吾卓翁初筮而得占其境内豈可謂位置之不稱其所哉卓翁之才豈但敎一邑止顧格宜出此然此任運而彼探決適乃得瑞昌焉雖其小且遠宜若負茲人者而君獨以為有不

偶然者也行矣卓翁廬山南北有太白子瞻之遺跡焉瑞昌之水有元次山之讓溪焉行吟而望紫蓋之烟倚憩而聽三硤之瀑從游少長尋流訂古而講其所以為讓者亦豈不足以快君之平生而紓君之勃鬱也於是君之教亦在是矣夫昔之諸賢皆困悴流落而至於斯也今君名為官而有敎之責於其土地視彼不已勝耶猶不足耶余以是送子矣卓翁之家君梅溪先生蓋經學宗家卓翁其傳子余又為瑞昌之人士得師賀也

送黃觀樂連州學正序

往予將入閩與觀樂遇東湖之上觀樂慨然有歸志予彊之小忍觀樂掉頭不顧曰吾館穀幸不乏徒為諸君甘言紿我使我在此如雞肋予復上下前輩出處遇合以窒其意去四三年予歸自汀聞觀樂奉省檄為連州學正相見復愀然曰吾歸休矣問何故則具言連遠諸不便狀今年方厓蕭御史別時約為金陵來昉治行而方厓遽以盛年去我念平生知己初出山也惟是公

之故今其已矣初遇處復爾吾本色止合教書爾三誦

后山妾薄命篇相視潸然復示予以其祭文詞指尤哀

予為舉鄉先進魁太學第初筮僅教連州令以州不設

教學正教授等耳其亦不可少也觀樂誼高而志遠殊

不屑予惟斯人斯才之日老也則張皇連州之美倡其親

若友而道之以言曰陽山天下之佳處也山水之勝昌

黎固以為有名平生作記惟燕喜亭與滕王閣而二劉

夢得以為炎州之涼墟則與中土無異張南軒賦為八

景則又與衡湘抗衡唐之劉韓後來魏公父子皆嘗居之若東西州繁富雄麗則有之矣人物地望無是也君所為不足者特夫人而得所宜乃欝欝居此抑吾聞之無味者其足味者也雖僻亦必有善士道雖遠未若昌黎夢得之所為來學雖少廩稍薄亦未必無一囊粟也率其父兄勗其子弟友其賢大夫飲水而讀書覬山而訪古安往而不得吾貧饗儉有餘福用寡無遺責擅清事足盡興以此視彼豈不足味耶抑吾又聞之前利者

後趨往諸老嘗為言吾州仕者連為利如曽東軒蕭南如陳靜山皆善於連或自連而升朱約山屢守郡不上獨守連終吏夫覲樂之聞斯言也豈不足以行矣夫

送彭希呂遠遊序

古之人蓋未有安居而為士者也豈惟歷聘之世為然後之言士者類不講於古今之世第以結軫馳騁者為遊士而遊幾若士所獨不知古之所謂士者往往皆爾鄉舉里選一定其為士未有不升於朝交於天下士者

也惟科舉行士始有不出鄉者然亦惟東南百餘年偏安士著使然當其盛時如歐陽公二蘇公皆驅馳跋履執贄四方入至於京都各取開封解送皆非舉於廬陵舉於眉山也歐公遇蕭公於翰林二蘇遇張安道于成都皆道遇知己相因依為千載倘數公者以其才低徊於岷峨之下江湖之間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海如後來所覯也人才與世道交為用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識時務者為俊傑而豈抱山林徒仰屋浩歎以為曷不

如古之人古之人哉此余於彭君希呂之遠遊也慨然言之於是希呂之行且止者屢矣希呂為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人蓋稱其才望其達十年前為叙送之舉金臺郭生語意當乘風破浪何所不及顧猶在此耶鵬之運於天池也培風者六月息莊周者寧惟寓言且實以百里之宿舂三月之聚糧毛耶翮耶胡不我施此草廬梁甫之詠與中夜漫漫之歌其恨惋一也易曰係小子失丈夫孰使希呂之才而歲月如流未遇知己者非係之

者累之哉前史有言北方高凉西方强士南方卑濕三十以往便爲已衰此真愛惜人物之言也朝氣幾何相看遽晚所爲區區舉此葢欲希呂之勇於行而有志於用人者亦爲斯言而動心也

送道士秋泉序

東南名山有幾如衡嶽魁然荆楚間𢌞未嘗一識其何如得不爲齊客所听然哉况江湘接畛非如終南嵩華重趼贏糧而後能達又况方外之士無俗累後顧青鞵

布襪何方之不可遊雖然事固有不能如意者昔吾先君子須溪先生遊南岳之興豈不十八九年蓋屢掐山僧客道流刻期為約固有聞風先路迎候者又嘗約長沙平遠公信信必不負然或治裝而閒於軍旅或出門而避於風雨卒不能踐其志此余於秋泉今日之遊岳也感念深矣秋泉固歲歲來赴先君子之期者平生夜話想像湘山之上岳麓之下鄴侯如黃石之子房海蟾為道中之過客松風蘿月石上雲間可以左揖袂而右拍肩

蒼然白雲變化何許秋泉之行山中也其感念寧不有如予者乎吾聞仙者可遇而不可得見故常狡獪出沒為嬰兒以嬉也秋泉之往也其見山中草木樵牧無不以異人待之即乞食予塊買藥得蟲亟拜勿疑萬一樹陰遇丐者堂中見懶殘亦勿謂道不同不為屈則茲行也豈獨償平生夢想之願而已哉余也審知其非仙才靈氣不足以與於斯矣然猶望秋泉之得道也猶先君子之望子也

郝廉訪送行詩序

夫子以春秋為政事誅姦諛論功罪者秋之事也旱而雨歉而有年饑而賑恤春之事也後之言政者誇攬轡之清風壯埋輪之特操美則美矣然幾於有秋而無春故激濁揚清者職也問民疾若又其大也擊彊鋤姦者理也敎化風俗抑所先焉古今詠甘棠而毋忘角弓者人心之愛公論之思夫子之所以筆削而鄉校之所以不可廢也若今廉使郝公十一年之再來廬陵也士民之

所以歌詠之者則盛德至善所不可忘者矣公之清裁絲弦壺氷不足以喻也公之力量拔山倒海不得其似也公之志固有所局而未盡展而公之心則童兒父老深山長谷無不知之者也今持節而發廩濡䜌而周原使下州小邑幾年無因而吐者一旦而見天日之如臨使疲氓病叟窮欄無所於告者舉首而欣父母之孔邇如之何而不詠歌之也子產於鄭仲尼於魯頌聲載焉彼一聖一賢者豈受諛哉人心之不容已君子亦於此

而自信也儒館詩成屬筆為叙蓋以其未嘗一迹於公府
紀父老之詞而非佞亦不得以賤辭大德丁未三月丁
亥

段敎諭送行詩序

屠牛坦解牛而芒刃不頓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夫坦之解牛也與衆同而善刀四顧滿志而藏之者坦
之所以為坦也余嘗喜誦斯言與鄭子産美錦學製語
油然出於中心之誠而極人事不能言之樂後來以錦

製言邑獨本諸有大官大邑語耳孰非錦也製之不完其美與刀之不缺則折同安得滿於志哉臣廬叚君教諭廬陵三年得代留數月始能行自大夫士無不安於其為人而服於其為教吾黨之士又為鉅軸聚為詩歌頌之而屬筆於予叙其端予舉屠刀僑錦語發之或曰教官無他公事與他官異其錦也易完而刀也可善予曰不然教官愈不可為職愈簡而愈多責也彼其繁也容有諒之者焉亦有不能與不暇者焉亦有交涉多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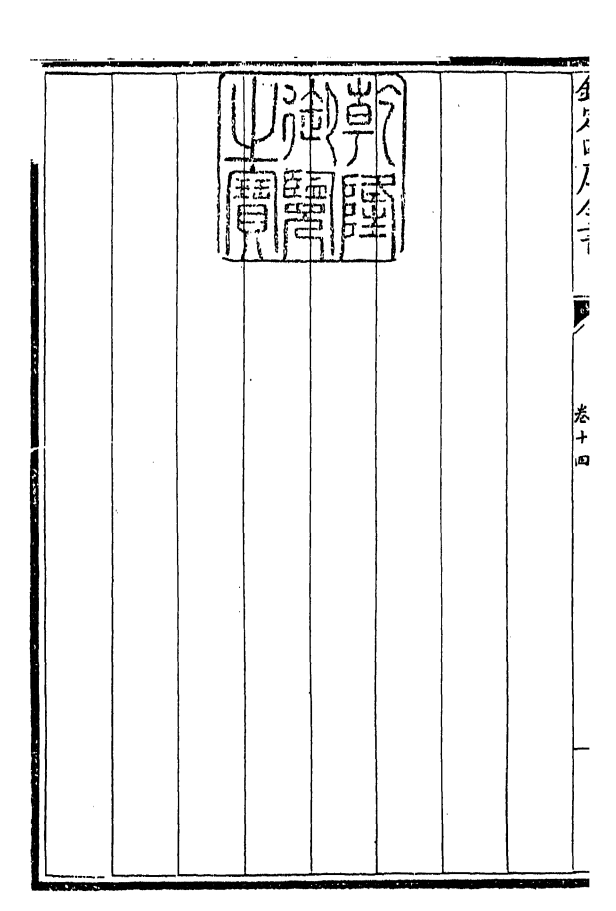
之此而得之彼者焉若官之小職之簡無足以動於其意無與接之為殷勤且無所他望而待於異日者也一往復之參差一疇酢之得失皆足以貽怒而搆怨今而美成也若此恢恢乎若此得不謂之難哉夫趙魏老之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驥足之才或不展於百里之任古今之才賢未有不感慨於斯也君之為廬陵綽綽餘裕矣其自是大於廬陵而易廬陵矣亦不足以表見君之賢也然則是卷也後有談君之美者其必勿廢也乎

哉

李龍川平盜詩序

延祐乙卯夏秋之交有盜起於贛之寧都聲勢揺煽張甚龍川平章提兵臨捕省掾李君友仁實掌案牘未幾而盜潰又未幾而盜執曾不二三月之間班師奏凱暨朝命遣將比已平定葢混一以來用師之神速成功之偉特未有若斯之盛者也雖繇元臣威德將吏用命抑幕議與有力焉歸過廬陵鹿湖之甘棠也詠西平之有

子喜平蔡之成功於是咸相與為詩而屬筆為之叙余受言記載曰此亦一平蔡也雖淮西之事不可與一邑語然以唐封域之大平淮蔡二小州經十數載之久晉公與小西平公韓退之李建封諸人僅乃平之茲邑亦蔡也收功於數月不謂之平蔡乎昌黎諸詩每稱平蔡亦自喜其名也君以世家之懿無幕府之英第勞行賞在此行矣昔晉公繇平蔡入相昌黎建封皆列侍從此平蔡賞例也君入建封當家嗣有褒嘉尚能為君賦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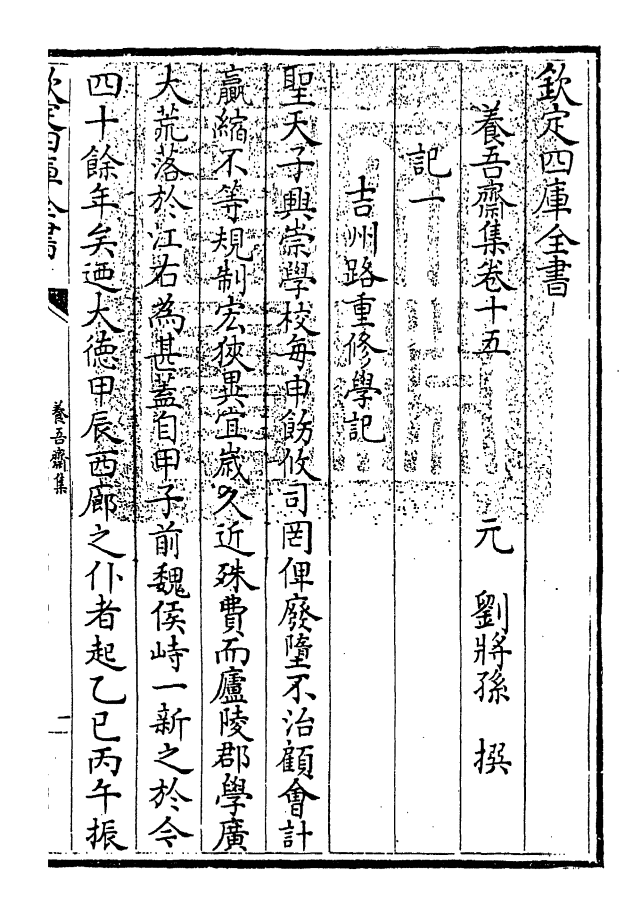
養吾齋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騰錄副貢生臣杭光晉

騰錄監生臣任溥



養吾齋集卷十五

元 劉將孫 撰

記一

吉州路重修學記

聖天子興崇學校每申飭攸司罔俾廢墮不治顧會計贏縮不等規制宏狹異宜歲久近殊費而廬陵郡學廣大荒落於江右為甚蓋自甲子前魏侯峙一新之於今四十餘年矣迺大德甲辰西廊之仆者起乙巳丙午振

文堂尊經閣之傾者正圮者崇翬飛顯設腐更朽易漫漶復鮮繩直準平攻堅緻密佩衿誦詠三紀以來所未有也教授康彦博以學録永豐周似周具圖始末來請記曰似周之來也惟八年之三月時堂廡久敝不修而西廡視如棄齋蕪庖斷草生之矣爰及教授湖廣廷桂學正洪冷天成謀焉是安得坐視弗省會省臺重以此責有司府判承務馬公顯實提綱其事慨以為已任檄廬陵孫丞世顯料之其費諉之邑數月而西廡成四齋

葺巽爐亭復舊養正堂小學以及公厨完缺整敝二井亭久廢復建雖還舊觀若無闕而堂閣積壞亦不可以已抑费鉅不贍誰與領此時廉訪僉司郝公按部實來疏滯飭蠱風威肅然新美學政爰以治中奉直陳公或董之九年冬乃合以請公曰事莫切於此矣吾夙夜節縮舍是復安所為授工掄材計覈會當期年乃大備方振文尊經完而未美也虞冷相繼代去饒康彦博來為教吉康安世為正復協力善其終於是明秀堂敬義堂

藏書閣周爰雅飾循序修舉殿柱内蠹簷壓弗支亟易之工良材鉅屹如新成凡緡粟之費出内各有司存惟治中公之不倦而同知有扎拉台朝列公適自湖北副憲分符此來明習治體其主張綱維是也適力以濟登兹似周則周旋其初終與其議而知其勞請記之毋忘諸鉅公之賜以勸後之人而學之長貳先後亦聿聯得書願毋辭將孫受言紀載既登其歲月次第而竊有感也夫屋不修且壞壞之久則復之也不易是以貴若此

其夥也力若此其勤也爲學亦若是也修身篤行戰兢臨履豈爲君子者必若是難哉百美猶懼於一缺一不成而萬有餘喪也且夫學奚爲哉學所以教忠教孝也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忠之屬也出一言不敢不謹行跬步不敢不思孝之屬也故古之求忠臣者於孝子而觀大節於其細吾道在宇宙間有迂闊而無切近有是非而無利害有名檢而無得失一簣之不加九仞虧焉涓流之不塞江河及焉此固爲士者之所

當自省也昔吾有先正為歐陽公文章勲業師表海內然猶以晚節蚤退乃為名節之無憾士而至於歐公其自處也猶若此學者可不念哉嗟夫廬陵固忠節之鄉也歐公望於鄉之子弟道德明秀而行於郊里禮節慈孝蓋風俗之厚公猶有望於吾黨有以為之倡也今朝廷所為敦學而教士羣公所為竭力而崇宇者其望之士也猶此心也其自四代以來所求於士者莫不然然則吾黨之士厚猶懼不皖也而可自菲乎哉士未易言

也名焉而已孰不為士儻循實而求之何如斯而可謂之士也雖及孔氏之門者猶有非吾徒者也予言之及此也豈敢為諸君規哉竊懼夫後生之無所放流俗之不可返吾黨與有其責而無以稱上意也嗟夫又豈獨為士者當自警乎哉是役也贊議於府者推官王君欽公君道幕府則經歷陳君琦知事成君文煒提控案牘

吉州路重修儒道碑記

周君濟胡君世昶督工於學者前人匠提舉崔世榮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乙酉聖上龍飛制書首以學校作養人才其俾業精行成所期望甚遠諸為士者皆賜復終身優假甚厚既又遣使禮祭于曲阜加徽號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訓辭渾噩所以欽崇嘉樂甚褒録副布天下乃江西廉訪副使南陽澹然蔣公元祚分治吉贛南安遼留廬陵吉蠲月望捐奉展牲府侯寮寀駿奔走在廟薦鬯致告以昭崇丕顯休命暨禮成合燕堂上文武髦俊山谷衣冠列坐先後者百數十人蓋禮嚴於

蜡賓而事鉅於鄉飲則是歲之臘也在泮之士迺賡載
歌曰皇輿右文首崇我元聖維新之命歷代無與並明
明廉車在泮肇祀肅肅新學神具燕喜學孰新之我有
賢侯新學新綸式昭徳音於是教授康彥博起而謀曰
新學不可以不之記也謂是前碑嘗授簡焉乃伻圖屬
筆于閩先是十年丙午彥博初上事時學録周似周方
營度補葺于朝夕之弗給學正康安世適同時庀職學
録徐濟川繼至會廉訪簽事李公俞郝公鑑分部相望

篤意斯文勉勵興起于不懈治中奉直陳公彧實董學政公暇則躬督時省令廣東監司濟古爾朝列公方同知府事是崇是叶爰乃振文堂以秋修明秀敬義二堂藏書尊經二閣以冬備先賢祠故在講堂左中更而辟遠莫謁或不時至爰奉還其舊以及三賢二相之祠蓋瓦級磚次第整飭則以十一年春俱新禮殿建時未久而柱以材濕遽腐楹以薄脅致隘墀道以因舊頹缺還擇材以易之撤扉以敬之堿平以道之儀門作且五十

年鳥鼠之朝暮風雨之春秋棟蠹橈而蓋𨯳疏高廣力倍悉庚之如初赭堊翬翼與殿交煥則以秋賦工而冬題梁若掄魁堂之改作東西齋之未備者又其餘也學至是乃大備澹然公書先賢祠揭焉治中奉直公則終始于是役以迄于成推官程承務敏慧繇憲幙長除用意刑獄簿書之外尤于此亹亹焉至大三月巴爾斯布哈嘉議公繇侍從東宮倡牧兹路嘉惠吾道周覽稱善士益用勸贊襄于成者治中陳武義推官王承務經歷張

時中知事成文緯照磨曹珣提控案牘胡世昶所為書之詳者紀其實也於是廬陵郡學為至大初元江南列郡大成新學第一其可弗記嗟夫記者豈獨記成事而已哉蓋吾夫子之論邦也曰夏時殷輅周冕韶舞雖天人禮樂之要在焉抑四代寧惟兹四事為法於後世迺聖人通宇宙為一心兼往聖為一人者精神志氣猶可見於此也是則吾夫子之大成也自過魯祠來唐以前周孔迭尊開元而後定于一然自開元來豈不嚴事而

異端典册前進後加木本水源曠佚未講辭若有所諉
恭承明詔於大明升天之始然後見昔者如有闕而來
者無與繼巍巍乎大成之道金聲而玉振之矣則鳶飛
魚躍於天涵地育之下者其有思乎其亦弟以為觀美
已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以是傳者也而道獨尊於
孔氏繇孟子以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者不得
其所以傳孟子而來荀卿揚雄以為傳之者矣韓愈出
而荀揚不免於疵韓愈以軻死不得其傳蓋自任矣伊

洛興而韓愈僅比於荀揚昔之人所為不得與於斯者講之不精而傳之無聞也今講不可謂不精矣傳不可謂無聞矣吾黨之士去聖人之世雖遠而逢至治之澤方新沿伊洛而辨千年學問之所以分醇疵遡洙泗而會見知聞知之所謂合符節因損益而悟粲然之何以敝觀會通而識確然之此乎興將義理融為文章而學問措之事業人才世道端有望焉二三子其有意乎青原白鷺千古明秀四忠一節景行四方其益思所以成

者有光前聞又以不負二三廉使奉宣之勤賢侯交贊新美之力以稱聖世光寵則廬陵之昌亦邦國之光也

永新州新修學記

永新州學往稱規制雄深因譚氏世科先後興起之中而邑燬烟塵餘邑復建高明前貢士㨗齋龍君邦偉蓋用力焉又四十年矣頀落日深殿傾門壓事大體重罔敢興于不度延祐乙卯廬陵蕭安國正學事顧瞻慨然仐我弗圖何以事先聖先師然未知所以濟登玆也周

還擇言非識高力宏者無足領此凌霄蕭君頛翁浩然特達能世俗之所不能則就而謀焉一語而合首議修殿伻圖工度獨力任之為費千五百緡工堅緻密不日而成頋門弗稱復就而謀焉徧於其所知素彊委野獲聲應氣感旁及僧槖聚少剖多又得緡如前數於是門之修如殿會同知州事李侯來以世家嘗受學於名流壹意奉奬勵圖新美繇是學大體已立諸次第以完爰以本末屬予以記予以斯文託君昆弟歎幸其有成不

敢以不敏辭昔者竊聞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違時
記之言禮者極於小大輕重之所以貴而曰時為大易
之變通不居亦莫加於時是則時之用大矣君之為兹
學也豈有意於必為之改觀矣哉得凌霄周旋曲折以
底于成逢李侯維持主張以惠于終豈非所謂時也哉
以時考之而可者亦難逢者也予記成而有感於時則
亦願諸賢之無失其時也凌霄往乃祖雲心有意於鄉
校而未及竟又揆齋壻也是固有啓之者李侯稱鍾山

文采廉正於公事無不盡其心焉

會昌州新修儒學記

聖上龍興嘉惠斯文首興科舉以登賢才既褒進擢陞加等凡鄉貢而來者悉齒之仕版年及者加錫服以歸老進退光寵度越前古重惟育材之本始於學校既申命所以崇異敦勉之者其學之無田有司相攸所宜給以官餘壤分責之大哉洋洋乎典謨訓誥之所未嘗有三代禮樂制作之所不及備也維時會昌州判官楊景

行以延祐乙卯進士實來丙辰莅事欵謁學宮顧瞻頹壞凜然於無以奉俎豆寧惟干戈煙塵之邑因仍至此士貧廩空安放安仰倚席曠官者且十年他固當爾爰慨以自任首捐俸大新之自門徂堂禮殿有侁櫺星鼎創廡繪彰施曾幾何時儀展體具是歲之冬翰林直學士葉天麒出守是邦重美其成念是荒落惟無田以養故無官久無官故敝者日以仆毁者歲以撤爰經畫于疆是究是圖州人陳志道感於長貳之急先務也奉五

十畝為之率士大興起二侯復以禮器綿蕝弗度宜木者從木宜竹者工竹於是州之耆壽才俊相與言曰賢侯之德之勤不可以不之記顧百年前學之繇建宋淳熙尚書洪文敏公之碑在訓導權學事曾某載其伻圖次第以來請願記新學會昌在贛西南今為州其山襟磅礴而帶連綿故其俗篤厚而淳壹其水近澄涵而遠湍悍故其人物秀特而節槩往東京尹先覺侍講杭京黼隱青城賴太博克紹唐編修稷載於圖記可考也其

自于今修于鄉仕于時者如前聞人則為不負賢侯所以修學之意矣抑學尚矣予嘗欲求唐虞以來周孔之前之所以教者而不可得也其時六經未作也禮樂射御書數小學之事而德行道藝所以興賢而登名拜而受之者不知其何所於考也若誠意正心修身格物致知之學雖夫子之教未之聞也自成周盛時施及春秋王朝之所命侯國之所表數百年間未聞其某里選而某貢爵也嘗竊惑於此矣獨於書而得所以教冑子者

焉曰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憮然而悟其教也夫其教之習之者如此其德行無加焉以此游藝其藝為何如以此從政其政當何若是有以為之本矣嗚呼昔科之敝也文勝而質淺令一返之古矣猶懼其文之徒樸而質之不能充也竊三誦書之教以為諸賢勉山川之扶輿風氣之鬱積固有以兆之矣亦惟學者之善推其所為也豈曰榮名利達而已哉

重修上高縣學記

上高縣在元豐間始建蘇文定公嘗為筠司征記其朔

延祐二年廬陵曾同父教諭是邑書來言曰上高之北

山行六七里有隱君子者為任毅夫好義人也其子清

則尚德而文為邑庠直學凡三卜月悉以官所得俸為

官費祭器自兵革來鹵莽不治則捐以力舍舊而圖新

之大成殿東西二梁蠹蝕壞學計不贍學官吏仰視竊

歎幾年於此乃乙卯臘輦美材撤而易之瓦甓磚之破

缺者完赤白之漫漶者鮮粲然宗廟百官備清則力也

其父子之自竭於是不以徼名不以干利不以求福又非有檄於前而迫於後也其所以勵流俗而樹風聲不可以不之勸也願記之以志不朽碑謹具予愛曾君叙其事覈而確不浮不濫而可以風可以勸也復為之言曰修學多矣有取辦於衆力者有望給於有司者有借之以為聲者有飾其舊以為欺者有更其一二反不如前者有增益其所不必有者有補苴罅漏而張大之者皆非所宜也若一家之力一士之志以其得於官者還

以奉之以其小腆於私者美而成之事若淺而其心長役若小而其益大出内之間苟無欺則公矣況不有其當有也事其事而不求多於分表者已難矣況事育之所餘而能捐其所甚愛也歷數於吾前取於夫子也無得謀於夫子也無議而吾安得不取也並觀於吾類信於我者不與厚於我者不過而問而吾何獨攬之以為貴也嗚呼不知事夫子則已儻知事夫子必有以盡心焉矣昔者夫子食於少施氏而飽作而曰少施氏食我

以禮夫食夫子者多矣固有厚於少施氏者矣固有勤於少施氏者矣豈盡非禮哉而夫子獨以少施氏為禮者何也以其出於誠也然則清則之用力於斯也足以事於夫子矣吾故樂為之記又善毅夫多善舉乙卯五月潦驟漲一日高數丈居民升屋顛數日不火食其父子具飯僦舟往食之舟人高其直槩不與校所濟不勝計水去米直涌為粥於門食餓者日千計或持金轉糴謀鬻利謝曰吾非不受汝金留此續鄉食是皆急義輕

利宜犇連得書曾君字同父吾鄉世儒家秀士延祐第

三季夏辛卯朔記

建寧縣重修學記

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知本昔者記禮者之言之也蓋為學言之也是故鄉舉里選之取士黨庠遂塾之教民風化之端王道之始也三代以降破封建為郡縣崇文藝為貢舉不以先後正本末而以高下示重輕上好下甚人心從之古莫古於邑然官或畀邑謂

不必為善莫善於學校然士亦訾何足與共學於是山林之外有書院功名之徑稱賢關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教其流失衡決有自來矣嗟乎彼一時也皇朝造士邁前猷而追古制教養興勵視縣與郡一考舉論秀必自邑以升士然後自靖以學有司交相勸勉為職業諸邑校起廢改觀相望規制上方郡無不及是則知本之至也郡武屬邑建寧治萬山間舊學越在東門外間阻斗角津漲不得渡瞰望拜退宋南渡鄭令繼道始遷之

南門灘水前横鳳岡後踞為邑勝處曁嘉定己巳錢令衢逌建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序悉備宏壯甲諸邑髙科顯仕項背相望甫七十三年為至元辛巳燬於鄰盗無遺會邑望士謝君伯忠同知縣事撫綏俾德中念郷校若此無以見先聖逌捐家貲度巨財具經費建大成殿廡環門拱繪事新美顧講堂齋序未遑就朔望班荆牆立存綿蕞誦師説過者俛首念不及此元貞丙申山東錢侯勉來為尹慨然肄習之無所豈其曰學會歳入幾

何僅四十斛餘不贍爰自長官以次佽助有差士亦用勸咸自竭力簿李侯祐實董其役經始於大德丁酉冬明年春丁慶成簽事濟南潘公昂霄大書明倫堂揭焉堂五十楹縱横十丈為書庫一東西序又各二十楹庖湢整具其餘力以重覆殿瓦如式及於門垣墉周廬嘉樹時植一旦森然臨川鄒君某來為教諭列其始末請記曰某未有以自見於斯學也前教諭杉陽馮琯孫實勤於其事而邑大夫士所以經營完美之者不可以不

之紀也僉曰願記之邑有寓客謝蘭者謹具碑以俟余
嘉鄒君感年初筮言不没其前功而百年二令南北二
錢相望為斯學斯堂地亦若有數既為之次第工載書
之則請有以復於二三子夫學何為者也揭焉以為名
則必有所事乎此矣學非為人而學也致知格物正心
修身孰非已之事者雖推之治國平天下大而伊傅周
召經綸制作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跡亦有時而熄而
勲名聞望揭天地而明日月者其言與之俱長則亦自

為而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士不以三代自期學不
以聖賢自任不知陋巷易地有禹稷之道顔乃自菲於
下州小邑殊時異事若無與吾責者抑知道不以窮達
計孔孟皆匹夫也邑不以所居小鄹鄒皆附庸也思昔
轍環歷聘崎嶇窮困無所庇焉以明其道令也美之宫
室以居之厚之米廪以食之立之學官以掌之復之不
征以奬之然且學之不講本之不修升堂挾策名焉而
已諉曰世未必我用也是則世棄士耶士自棄耶叔孫

通陸賈抱遺經攜諸生轉側兵間移說馬上事難力倍

然千載君子之議猶有遺責瞻言梁木回首荒墟歲月

幾何輪奐如舊衣冠衿佩在列洋洋固賢大夫絃歌之

化以及此而撫今懐昔免於兵革之餘安居游詠歌聖

人之道視昔賢不愈幸耶蓋聖朝如天之仁大矣詩不

云乎無德不報二三子其何以報上哉是邑長官沁達

噶將仕燕人錢侯字勉卿累掾臺省長建安總幕有能

聲李侯字人治最方日有聞前教諭馮君鄉善士成績

可考令教諭鄒君字成大世明經家才美特達邑士之有勞於是役者謝順父謝權朱景星俞世祥諸出入會當之最列碑陰

南安路上猶縣新建縣學記

南安上猶之新學始創於至元乙未一新於大德癸卯至乙巳大備教諭廬陵郭椿年實倡為之學成而官亦滿邑前進士黄桂開歷叙本末來請記曰南安三邑上猶在西山間南迫東廣西帶郴桂而文獻冠三邑宋進

士有籍近年節婦有碑士果而義民直而剛入至元大兵環而臨之者踰七旬竟以死守厝焉學由是并燬荊榛生之者又十數年而後民安其居學乃有綿蕝乙未以來殿堂廊廡次第大略具顧官賦猶不足以支久令教諭之來也慨然于學制之未備曰吾責也諸生曰廩不足奈何曰吾以俸益之又不足吾以私財倡諸生雖義之心未之信也一年而櫺星門戍庠門齋舍如式二年而大成殿展具按典禮翼以兩廡續祀嚴肅三年而

講堂拜臺有崇有截庖湢除治施及佑善祠咸新美之取石于章貢甃址工堅學廪罄取給於其槖又簿正祭器取具于廬陵皆以銅舊租湮没者歳有增士役于有司者為請免之興小學擇教導聚良家子共講習文物彬彬經過使客環視交贊令且滿復捐俸作繪先聖像及配位義不以一未備遺後來諸生相與伐石以紀載其盛以毋忘其賜而教諭實嘗遊須溪先生之門幸哉斯文之猶有託也不遠千里願記之以示來者予嘉郭

君之能於其官而不自炫而黄君善為辭之信之確也上猶一邑耳介邊鄙之間米廪之入纔幾何予視江西邑有數倍此者矣而不見有稱道如上猶者又豈惟邑諸學以萬石計者有矣而敝弗修官長駡而有司譙者皆是也乃上猶而有之又乃得之於吾故人也其敢以固陋辭既載其功圖先後狀則復為上猶言曰學始於孝弟而極於忠信孝弟者所以修之家忠信則所以措之事業而有國家者之所望也議論多而孝弟遠文貌

飾而忠信踈此學問之敝而世道之衰古今之異也地無小大盡其心者所以事天事無難易竭其力者所以報上人人以小為不足為難為不可為迂為不必為而天下無事功矣無事功則學問亦無以自見未可以此為精而彼為粗也昔者夫子喟然思禹於千載之上乃以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者同於溝洫萬世之功吾黨之士其亦有感觸而悟其所謂無間者乎學之為聖賢者皆所以為天下國家任也先輩記學而必以臣忠

子孝乃不為二三子之羞而為國家之憂念哉其言之也上猶山川深厚民氣淳古其為東南絃歌之魯者地與學俱有助也而其事既遠矣舊邦新宇來游來歌撫廢墟而俛仰瞻華構而徜徉相與詠郭君之教而樂太平之化講於斯植立於斯人才輩興而風俗益美學不亦愈重哉予也執筆紀成不敢以空言為無益而世道人物亦在此矣

蒙齋書院記

廬陵彭正翁復建乃祖蒙齋書院於舊址鄉耆俊鶴田李公為之記復俾予贅一辭彭氏世讀易科第魁彥為世家冠祖訓名扁厥有旨哉蒙以聖功言嘗以意測之蒙雖未有所成而天之所與者未漓推其極功有可以為聖為賢之資而世之學者不能以相過者往往皆聰明累之也昔者夫子之門可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然賜之辯求之藝其聞知玄悟誰足以及之而他日傳道之所係乃屬之回愚而參魯其所以愚所以魯

乃其所以得道者也蒙稱泉泉者涓涓而初出為江為
河而會之海皆此泉也使其沛然即溪即澗衆流之會
而天一之初遠矣水一也而所出者有不同故易於坎
不但稱水或以為雲或以為泉雲者氣之感泉者質之
正人生讀書識字以往精神之所驅使智慧之所鼓舞
一目之十行萬言之倚馬父兄炫之以為奇師友語之
以為異孰知詞華勝而去道遠嗜欲深而復初難復欲
反為赤子之無知而亦不可得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赤子之心者蒙之道也書院之復雖一家之舊而今之所講非昔之所講矣昔之講者猶有科舉之業亦不得而不從事於此也佩衿令雨如得新泉其亦樂蒙之正而推蒙之功將昔之所未及講者於此乎語也豈猶幸愚于童蒙為世家嘉語而已哉正翁兄弟交致其力於此可謂知本者矣

朴山書院記

國家混闢區宇崇植學校布人文以化天下興禮樂而

敦經訓凡東南郡縣學向之因陋就簡者無不更新美
大當路省視推廣益勤閭好義向風創建書院者以聞
恩錫奬重如諸學規明良相逢永念人才之本莫不由
學天庠肇新畢唐陋漢化成俗易且比屋可封家稷契
人咎陶不難上行下效凡為士者皆當扶植倡率相與
復四代黨遂之盛以承休德敷遺于方來江西為文風
盛處廬陵郡又盛乃未聞有如他路以書院興而請者
大德乙巳吉州路太和州嚴氏朴山書院先聖燕居殿

成鴻碩朋來感詠歎美塗歌里詠傳布成帙自是而講堂齋序歲增月益庖湢垣墉翼整完緻遊于學簉袂接裾聯一皆前瑞陽尹嚴用父之所建也其家事非甚有餘而沛然悉力為之故共以為尤難書院成且將次第轉聞于上授圖請記則撮而書之蓋朴山嚴公諱某字方子為宋咸淳間明經大儒六經俱有義疏惟易傳成書固上之熙明藏之東觀當時名相古心江文忠公碧梧馬公咸敬而薦之不合各為易傳序用父其子也文

行如其先人平生辛勤一飯寧巳不足與朋友共而無憾且悲朴山之不遇其志不得一遂自其家塾課孫已聚里之秀異共學且食遠方之耆俊能來下榻不厭既刻易傳與程朱楊並驅廉訪魯山臧公夢解又發揮著之復作室于東偏為書院會舊邑閱武亭址時清丘寢諸弗度者悉正如草官棄業民野圃其處圃者請歸炙佃之有司屋而不私規制輪奐考訂大備揭以朴山書院示不忘先人之教也四方師友企焉來思相與講義

理之指歸潛聖賢之心學使千載之下由書院知朴山問朴山得易傳彬彬文獻可以質不悖而俟不惑也嗟乎學之不明也久矣古者官有學非聚士而養之也特養老乞言敘倫教樂于此而已乃所謂教者在于黨庠遂塾之間後世建學徒以多士為盛而教之道未之講也才不能盡致之其中教不能盡達之其才科舉興而學之文具益甚矣故唐之先始置書院於郡縣學之外宋初州鎮未置學因而增之及州縣學立而書院衰朱

文公振伊洛以接洙泗謂是學校不足以得人才乃因
前代之基與二三子置科舉之累相從于山林之下以
詠歌周旋于斯道繇是而書院以次畢興諸賢之轍迹
師友之游從無不為書院焉而所講者復非文公之舊
矣今科舉雖廢而書院如郡縣學文公之志嘻其荒矣
已往者不得與于斯也若興于方來無後之書院之累
而足以復文公之初者其惟朴山書院矣乎蓋石鼓白
鹿者唐之書院諸布于東南之諸郡者宋之書院若朴

山書院比者皇元之書院也於是上之德澤深矣教化成矣昔河汾氏崎嶇講學于閙退之中不忍其先世之泯没歷歷敘諸經之得于銅川府君安康獻公者然有其名而無其書或謂其以後光前君子亦悲其志焉老泉平生欲傳易未成書以屬之東坡坡雖以為受于老泉而後世苐知有坡易也老泉亦不得以遂其意矣孰如朴山之傳之有子而子之所以傳朴山者又趍出乎文字之表顯光加命具有成比將田丁王以來之易未

有彰著煒奕于此豈非所謂不朽者哉亦可以不悼其不遇矣嚴氏世居太和其初自秣陵徙用父共稱之後山以媲朴山云其先子太博於朴山好也用父以記託不敢辭若書院之成規養徒之具式與其間架疆理别列之陰

重修南劒路順昌縣雙峯書院記

書院以雙峯稱者著順昌也所祀二廖公蓋邑人高峰尚書剛字用中與龜山遊學問名節推重建炎紹興間

没謚文肅槎溪經畧徳明字子晦為晦庵髙弟語録中問荅最多宋咸淳中提舉廖邦傑以里族持鄉節奏建書院邑中奉四先生其址故簿廨也亨龍五馬獅子諸山森乎前雙髻豸角仙掌巖擁乎後堂宇規制撥田營贍魁然與四方名書院爭髙未十年而燬官據基為私宅怙勢牢不可拔至元三十一年九月有司奉明制嘉惠廟學四方風動郡府判蜀梅庵毋公逢辰倡率公私計直買而歸之始復為書院然因仍位置諸不稱而學

官以其廩薄地寒特籍名苟歲月去而田制於盜霸既莫與主張是則朔望無告禮衿佩無來跡出内變化任四夫為之破屋頹垣保姦聚慝弗問弗省大德十年冬十一月山長謝中來環瞻感憤亟詰府言書院蠧壞狀首闢盜霸正黄景顔之罪鉤索欺隱以次畢露返侵括欠舊疆寖歸則按儒籍懲逋播召子弟斥非類漸復儀觀則大飾殿廡自門徂堂齋序祠宇牆階逕道周廬映帶無不治飛簷浮構觚稜文甓髙低按度無不合櫺星

溝路蓋瓦級磚赤白漫漶表裏顯飾無不鮮衮冕繪事著像設位祭儀禮器以及講坐屏席日用百具無不備廚湢完整邑倉都廩周防曲制無不至於是用力勤矣書來請記曰書院成而代亦且至其敢以自為功哉惟縣長官鼎滿岱進義始終力濟登兹而總管集賢員僑李公作興於上又大書特書為書院光不記何以表見賢守宰之勸相不記何以誅前姦而懋後圖其為我著春秋書盜之意以絶覬覦繼泮水歌頌之興以美賢侯

且於此乎語也其往備員劒泮實與聞書院之所以歸先君子蓋為前記若謝君之難之勤蓋勤於始創而難於復歸矣嗚呼吾道之在宇宙間綿綿延延於存亡繼續之會者往往而如是也令夫功利之速效一日而赫奕者有矣禍福之神變轉盻而盛麗者有矣若羲農之業孔孟之教其盛也受其賜而莫名其功其衰也可廢其人而不可廢其道以為晦矣而未嘗不明以為絶矣而莫之為而既續之也洙泗之濱杏壇之下乃轍環既

老之餘武夷之深竹林之密又黨禁方張之際令之所蒙蓋未有非寂寞之所周旋阨窮之所講切者人皆以不難不勤者為過而孰知聖賢之所以繼往而開來其道有固然哉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莫盛於夫子其所以盛者以六經存也繇荀況揚雄韓愈以及濂洛諸賢之講又莫盛於朱氏其所以盛者以四書語錄在也心此心也理此理也引之而如有未發開之而如有所待者覺之有先後而闡之有顯幽也聞知所以盛於

見知以其用心苦致力深而自得之也然則吾黨之士
怠且棄者毋亦成書具在講貫粲然得之易而知之速
哉其自于令入斯門者慨然於今昔之不易登斯堂者
喟然而思師友之淵源則繇槎溪而知朱氏自高峰
而證龜山其若是班乎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豈伊異
人予何人哉亦可以自警矣其復田本末見別碑